

律

曾子子思子全書序



著書所以明道非尚淹該而闢縉靡也
哉聖人之於言蓋有不得已焉者耳世降叔季
著述漫羨蹈襲一軌去道益遠矣新安康範先
生汪公暉嘉道歿世無求于時問學操履孜孜
師古非有為人之私也見曾子子思言行散於
諸書於是會萃以成二編將以闡斯道行萬世
先生與朱子同桑梓且並生宋紹興間朱子不
及見其書成而先即世先生每以為恨焉其孫

夢斗以書送官迺藏秘府襄即秩貴泉壤矣然
不得以傳於當時迨其五世孫疇一日携寫本
過余披誦三復採摭據乎經傳淵源本乎伊洛
發揚先哲嘉惠來學視彼窺竊陳編銜媒希進
者相去萬萬也今逢盛時曾思二子之學大明
于世夫列館閣以斯文為任尚采遺書布諸區
宇則於治教豈小補哉

至正八年戊子歲四月丁卯朔嘉議大夫禮部

尚書致事新安汪澤民序

孔子之選曾子得之而為大學曾子之旨子思
子述之而為中庸道統之傳於焉攸繫而漢志
所載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今皆不存後
世乃間取大小二戴禮文以相傳會要非本書
也然二子之嘉言善行雜出於傳記諸書寥寥
千載未有能裒而集之表而出之者新安康範
汪先生與晦庵朱子生同時學同道肥遯丘園
篤志師古乃始蒐羅彙萃以成一編藏於家塾

迨其孫夢斗始獻諸朝而未克頒行於天下今
其五世孫疇蓋將鋟梓廣傳以昭先世之潛德
使後學得以稽夫道統之傳而不惑於世儒之
陋其用心公且溥矣方今 朝廷表章聖學三
子光被綸綍載建上公加謚宗述是編之行將
與大學中庸相為表裏其於洛道豈小補云
儒林郎松江府判官俞希魯叙

章章乎聖人之言如日月之在天上洋洋乎聖
入之道如江河之行地中垂萬年而不翅亘萬
世以無窮天下之人明其道者成其德遵其言
者成其行况當時親炙之者乎曾子嫡聖人之
傳述聖言以作大學子思紹曾子之學闡聖道
而作中庸此曾思言行之成書者也千載而下
經子為之發揮朱子為之集註曾子之學於是
乎天下大行然曾思之言行又有見於他經者
學者漫漶而失稽新安康範汪先生輯成二帙
而為之說曾思之言之行於是散而得合其懇

曾思之心亦屢矣嚮曾思所以嚮道也五世
時追思久而湮沒壽諸梓以行諸世曾思
臣也康範之孝孫也

至正九年春二月己巳承直郎太平路
仕濱川老人程思忠叙

草堂吳先生雲序高安李純仁所編
顏子書之家宋儒有備論漢汝書所載今
大戴記內十篇為魯子書又辨子思所
為子思子書然則魯思已有全書矣而
予未之見序中但言宋儒未之知指景
涉人出生晚不以得先生門以清其源至
正八年春守績汝是序生汪疇袖其
五世祖履齋先生所纂魯思全書余汝

之竟凝吳先生所撰其左新李先生
生於宋紹興間其時庵先生同時所纂
之書以晦庵語書去取之言暗合再親
先生自序之語語晦庵亦先生名子書
李根不傳見其本及子思書或以葉附晦
重以人勝德粹以寄晦庵葉未達而晦
庵已謝世又得西山真先生見此二書語
寫以潘君遂以報以惠少未達而西山

逝矣德祐年間先生已世於夢斗以
名上進者都議擬領告天下云潘君遂
命統下而宋祚比矣嗚呼此書之新
亦以於古亦於此或亦又曰名子子思
亦有六等中庸者又何必合書余則以為
此晦庵嘗釋孟子之省字曰措亦
如此其所以名者全於古然則晦庵亦
措其未合之言子思統其孟子者

也其書於石其行亦不止於中庸一書
而已也今書之於石以自編也先生由世
孫曠以其書告汝汝在後教以一書之也
後其書於石滿卷一書以遂厥志不死之
心可治身而其志矣余治列汝有僚於
皆自道學中來宜無異於真先生也
亦必將有以轉於上而頌於天下也
豈惟汝激之卒亦吾道之大卒也先生

滄曄廣徽其字也別號環水居士
君子以向學以慎似點妻大互相告
私語之曰康齋先生宗德祐間物贈
通直郎云

龍飛傳士浙東道首德使列副使念
都元帥部易後學朱文遠克用

曾思二子全書後序

予嘗讀漢志載子與子思二氏篇自未嘗不嘆二
子之言不盡傳於后也及讀宋康範先生家傳知
其嘗集是書雅款得而觀之而其書亦亡矣奈何
汪子文川寓郡城中一日出其祖所訂遺稿則二
子全書也予覽之喜甚既卒業作而嘆曰大哉仲
尼之道之難見也然得其傳而不泯者有二子焉
康範先生拾其散見者集為一編其有功於後學
也不其至矣乎嗟乎先生之集此也夫豈務為博

洽以自鳴我亦以不能盡傳於世則為之後者與
有責焉耳故其平定精力盡在此書積歲研摩窮
搜載籍凡其一言一行出於二氏者莫不採而著之
書焉亦以二子心一道同而微言之湮沒固可惜
也夫自中世以窮經為學士大夫搯本業緣訓詁
章句向析以為取世之資至於先聖之言妙或習
焉而不察而况於二子之言乎而况於微言之散
見者乎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是重先生之憂
也或曰大學之旨以發其歸中庸之理以極其趣

二子之所傳者莫要於此矣而何必於全書為余
曰不然道無注而不存言無微而可忽而况於二
子之粹然者哉二子之在聖門其道尊矣見而知
之其傳的矣言之不盡見於後世是猶至寶淪籍
而識寶者必不使之終棄矣然則后之覽者其尚
能識明月於荆溪乎簡良玉於卞璞乎孰瑕孰瑜
必有以辨之矣汪子文川於先生為十世孫今將
率其宗人深應期應麟應光應陳應商應輅應和
應遇應道應相希周希和等克承谷山公未成之

志梓是書以行於世云

寄

隆慶四年夏五月既望飲後學白陽唐黃伯華南

頌晉謹撰

曾思二子全書後跋

語云戾國者實好實學人亦然夫
貞常萬古永劫不壞是實也更歷
顯晦烏得而晦諸尼師一脉根於
人心自顛載寶者有矣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誰能盡去此殞黃泥也
乃其書於籍以詔嗣世附麗乎貞

常者也故若有呵護終當麗天莫
可晦也已經書雖火於秦至今昭
如也其叅見錯出則編簡之為苦
固漢儒之慙懃其遺憾於後學朕
亦坐此曾子子思子庸二書乃至
寶玆髓所存宗人西園康範先生
拾其散見者編為全書皆一一貞

語有裨於道先生之用心誠懃寶
其所寶矣晦菴先生索觀未及見
西山先生擬表於朝值末年未竟
先生孫夢斗進呈詔藏秘閣適有
宋北轅未領行其五世孫疇謀梓
行惟其附麗貞常故傳世不磨然
迄今將五百年今所見僅落落舊

楮二編時尚新繡何限雖時行時
泯乍出若鮮品然市者如堵有問
寂如矣則信乎實其所寶者之為
貴也夫吳草廬嘗序高安李純仁
編顏子全書予陋未見亦未知
行否儒先云六經皆我註脚
只堦梯由堦梯而登層臺坐層臺

而悟詩脚頭共學者最之先生十
一世錄其為予有言語曰高
仰止景行行止又曰紹聞衣德
上下千百學撫遺編而感懷
侵書

隆慶三年臘月新春穀旦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提督南

漳等處軍務兼巡撫都察院

副都

御史古欽周潭汪尚寧廷德甫

拜撰

進曾子子思子墨本表

臣汪夢斗言迺者徽州以臣先大父時所編

輯子曾子子思子全書繳申尚書省已奉指

揮送秘書省收管今將上件書刊鏤訖賫詣

登聞檢院投進者臣伏以

聖皇勸學載推道統之尊遺老編書宜補經文

之缺冀叨乙覽輒用申言臣夢斗惶懼惶懼

頓首頓首臣竊聞帝王之治道已湮聖賢之

學術迭起自周公而下以魯鄒為繼然孟氏

之興實參攷所傳蓋皆有於著書乃可見其
明道惟有唐爲先聖以歲禮迨

本朝推後賢而侑祠取彼七篇躋于六籍試
闡以之校藝經幄用之決心故藹乎仁義之
談實翼彼性習之教嘗考諸儒哲之議論當
究其師友之淵源則惟二子之共宗可以千
載而缺典比逢

臨御特詔表章樂以軒垂亦俾參陪於嘉薦爲
之琬琰久當兼訪乎全書豈惟證衆說之發

明抑庶備

九重之講閱伏念臣先大父臣聿臣篔瓢自樂縑

素爲生詒後人垂憲言盡黜百家之陋爲往

聖繼絕學首輯二藁之全彙次悉其幽微網

羅靡所遺軼卷帙成於慶元嘉泰向不畏黨

禍之方興句讀本乎伊洛考亭間亦明師旨

之未發觀其序之所自述者豈云苟焉而漫

爲之蓋以先臣之平生嘗遇諸公之許可聞

道精詣同朱熹視祝有道於外家制行潔脩

如袁甫與真德秀乃爲知己雖蹈丘園而老
死尚稱問學之淹該即其編摩亦可想見必
求諸道擬爲傳遠之書未喪斯文會有送官
之典臣無肯以生際

聖明亟煩二千石之囊封爲狂三七篇之鉉槩
昔在私塾固常出虹氣以驚人今置秘丘自
當與雲漢而在上然竊惟泉下之意豈止頌
天上之藏且孔門得曾思而道有傳乃授之軻
而不絕由漢世之平居而言未備必待我宋

而始全蓋聚奎之運有開而藏壁之文畢出
世既爭於先覩道焉可以自私必壽之堅梓
以傳人當效彼美芹而獻

主恭惟

皇帝陛下緝熙文典統一聖真孝通神明自事
親而加百姓刑四海誠贊化育由脩身而
遠人懷諸侯已表屬於其人乃推行乎所學
視編輯雖筌蹄之末於就將有券鑰之同臣
抱遺書而未號知孤忠之有在仰干斧宸恭

獻匭函度幾輔

聖德之光明或以新儒習之鏡琢格言大訓恐
當與論語孟子並行鉅冊高文毋應以封禪
太元為比其新刻先大父臣臯所編曾子子
思子全書見印造二部四冊黃綾裝背黃羅
夾複封全內一部二冊乞留中一部二冊乞
降付尚書省臣無任瞻

天望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上

進以

聞臣臯斗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咸淳十年四月 日徽州紫陽書院學生

江東漕貢進士 臣汪臯斗上表

褒贈指揮節文

擬承節郎汪夢斗劄狀為上表投進先大父
所著曾子子思子墨本事德祐元年十月十八
日批送禮部推看詳限一日申尚書省准此
禮部長貳書判故處士汪暉所著曾思二書編
輯精詳有補孝者其孫夢斗悉上送官即不希
望恩賞備申省取自

朝廷指揮

都司書擬照得汪夢斗以故祖汪暉所著的

子思子二書表進其書採摭詳備訂證精明
補學者雖不敢希望因賞之請

朝廷為斯文計宜加恩卹稍賁泉壤

故汪暉特贈通直郎其曾子子思子一
冊降付秘書省

丞相鈞筆備照得送中

曾子全書卷之一

新安西園汪暉編輯

提學蘭亭司馬聖校

仲尼閒居第一凡十四章

仲尼閒居曾子侍坐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
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
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
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

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

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

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而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况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詩
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
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
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
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教因親以教愛聖人
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敬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
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
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
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
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
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此
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

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
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
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
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
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
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
而名立於後世矣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
百姓徒役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參聞命矣敢問
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
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

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子曰孝子之喪親哭不依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阜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爲之棺擲衣衾而舉之陳其篋簋而哀慙之躄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內篇明明德第二九十一章

曾子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

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詩云邦哉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

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
子終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
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

蓋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謂知之至也

此章釋格物致知之義程子曰日
謂知本一句衍文也此謂知之至

也此特其結句耳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
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
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
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
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
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
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

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衰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

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
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
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
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
之道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
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
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

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
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
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
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
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
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

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枝若已有之人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枝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焉能愛人能惡人見賢

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水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
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
使爲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
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外篇養老第三九十四章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
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終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
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
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
於人乎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
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
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
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也者
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
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
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反
於親敢不敬乎且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

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衡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博菑備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愛可以謂用力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歿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足瘳數月不出猶有憂

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

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已然後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

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
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
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懼欣忠信咎故
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矣致敬而不忠
人矣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
處溫愉著心於此濟其忘也仲尼曰可人也
在其過不可人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
慰其心子之辭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
含也不耻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

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悌弟
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任可知者先脩之謂也故曰
孝子善事君悌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悌可謂之
終矣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
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道從若不中道則諫諫
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
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
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則

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爲已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

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誣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後舍之矣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夫悌者不衡坐不久越不下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悌也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已故孝子之事親也居

易以俟命不與險行以微倖孝子游之暴人違之
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
爲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親孝子之使人也不敢
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
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君子之孝也
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
惡食任善不敢臣三德故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
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蒞焉祭祀則蒞之以敬如此
而成於孝子也

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
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
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

曾子志存孝道齊國嘗聘欵與爲卿而不就曰吾
不就而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愛人之事故吾不忍
遠親而爲之後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蓬大杖以擊其背曾
子仆地而不知人父之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於
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

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故令曾皙而聞之。知其體也。仲尼聞之而怒。吾門弟子曰。參來勿納也。曾子自以爲無罪。使人請於仲尼。仲尼曰。女不聞乎。替叟有子曰。舜葬之事。替叟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替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參事父。委身而待暴怒。墮而不避。既身死而隨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女非天子之民也。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子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仲尼而謝過。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孫丑問於孟軻曰。膾炙與羊枣孰美。孟軻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枣。曰。膾炙所同也。羊枣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

是故君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推牛而祭暮不如鷄豚待存親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多也樂逮親也既歿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士人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

外篇周禮第四九十五章

曾子曰周禮其猶與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其狎足以交懽其莊足以成禮仲尼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曾子問於仲尼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仲尼曰主命問曰何謂也仲尼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

階之閒乃出蓋貴命也

曾子問於仲尼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仲尼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露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曾子問於仲尼曰諸侯相見揖讓於門不得終禮廢者幾仲尼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露服則廢

曾子問於仲尼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仲尼曰廢

曾子問於仲尼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祭也如之何仲尼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官薨比至

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曾子問於仲尼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仲尼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酏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仲尼曰三年之喪練不

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仲尼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曾子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仲尼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

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仲尼曰宗子無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子羔之襲也繭衣與稅衣纁紬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

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外篇有子問第五

有子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而如生

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

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

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

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

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蠶焉以為

薑桂之謂也

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

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返國君七

介遺車七乘大夫五介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

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

儉則示之以禮

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禭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

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禭裘而弔也

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

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廡次曾子北西而弔焉曰非古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歆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未失也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鹿曾子曰既曰明器矣

而又實之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明

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夫子子之無

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

沫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

於夫子爾罪一也夫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

也夫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

夏杖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

亦已矣矣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不出祖者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吾弔也與哉哀公使人弔賈尚過諸道辟於路盡宮而受弔焉

曾子曰簣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辱命

齊晏平仲子卒平仲麓衰斬苴經帶杖以管履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大夫曾子以問仲尼仲尼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已知是駭人之非遜辭以避咎

義也夫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凡弁經其衰侈袂父有

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而用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曾子問於仲尼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則矣羔裘

玄冠者易之而已女何疑焉
子罕問於仲尼曰始死之殷重也何爲仲尼曰重
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人重徹焉請問喪朝仲尼
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故至於祖考之廟而
後行殷朝而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外篇喪服第六九十八章

曾子問於仲尼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仲尼曰
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禱是執束
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母哭祝聲三告曰某

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
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
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
大宗大祝皆禱是少師奉子以衰視先子從宰宗
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視立于
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
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
降東反位皆祖于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
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曾子問於仲尼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仲尼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禩三月乃名于禩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曾子問於仲尼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仲尼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衰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曾子問於仲尼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仲尼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仲尼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于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禩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仲尼曰豈大功爾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仲尼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

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曾子問於仲尼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仲尼曰何必小功爾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仲尼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曾子問於仲尼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仲尼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

曾子問於仲尼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事乎仲尼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曾子問於仲尼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仲尼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其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曾子問於仲尼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
之何仲尼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
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
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仲尼曰男不入改服於外
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曰除喪
則不復昏禮乎仲尼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
於初

仲尼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娶婦之
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
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曾子問於仲尼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仲尼
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
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曾子問於仲尼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仲
尼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曾子問於仲尼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仲尼
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
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

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曾子問於仲尼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仲尼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

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爾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曾子問於仲尼曰大夫士有祫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餘之也如之何仲尼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

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

曾子問於仲尼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仲尼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問於仲尼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仲尼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仲尼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仲尼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外篇晉楚第九十九章

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也反乎爾者也子夏子游子張皆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是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是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與人若此而重其祿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群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群臣則仕可也澤施乎群臣則安可也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或曰非子之求君自致之矣固辭也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仲尼聞之曰參之言

足以全其節也

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元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修曾子舍而後進之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

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冠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
曰是非女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
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冠或曰冠至
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孟軻曰曾子子
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
思易地則皆然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遊於諸侯夫子未
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
主之心無乃不容于子思曰特移世異各有宜也

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
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
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
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彼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
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
詭乃各時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

曾子病疾曾元抱首曾華持足曾子曰微乎吾無
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女哉然而君子之務蓋有

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
鴈鶩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魚鱉龜鼉以淵爲淺
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
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說不敢外交
遠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
主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
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年既
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其此
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本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

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
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
加之意而已矣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芝蘭之室久
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貨乎如入鮑魚之
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
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
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
而不衰者乎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乎吾不見日
省而月考之其友者乎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民

者矣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情孝哀
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

外篇守業第十九十五章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
從事於義可謂學矣

曾子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
弗從唯義所在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
亦可謂守業矣

曾子曰君子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
問觀色而復之雖不悅亦不彊爭也君子既學之
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
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貴其能讓
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曾子曰君子博學
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
子終身守此悒悒也

曾子曰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
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悒悒也

曾子曰君子不絕小人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
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
守此勿勿也

曾子曰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
焉見不善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
見利思辱見惡思誥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終
身守此戰戰也

曾子曰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之必
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
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
復宜其類類宜其非亦可謂內外合矣君子疑則
不言夫問則不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君子患難
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熾熾也
是故君子夙絕之

曾子曰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
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接人君子好人之爲善而
弗趣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復疾也疾其過而不補
也飾其美而不補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

曾子曰君子不逆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也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憐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

曾子曰君子不絕人之權不盡人之禮來者不豫往者不懷也去之不謗就之不賂亦可謂忠矣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無私矣

曾子曰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吝也寧儉與其居也寧句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

曾子曰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而弗致也道遠日益云衆信弗主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

曾子曰君子不倡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親人必有方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

曾子曰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寡言多言而慎
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宦者
君子不與也奢而無耻墮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
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休忿怒而無
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而
無能小行而篤難爲仁矣嗜沽酒好謳歌巷遊而
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
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
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祝而不畏朝

迂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間而無
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
無得雖有微過亦可以免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
議論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悌
焉耻也壯稱不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
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耻也慕善人而不能與
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
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其非事而居之矯
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享受祿竊也好道

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爲賊也人言不善而不違
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以身近
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蕙焉近於不說其言
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
身之矣故身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止也作於中
則播於外也故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
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所好矣
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矣久而復之可以知其術
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久矣臨懼之而觀其不

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愠也喜之而觀其有誣也近
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
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
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也

曾子曰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爲能也色勿爲不
可能也色勿爲不可能也心思勿爲不可能也太
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強仁者樂道知者
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
棄民矣

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罪矣是故君子爲小猶爲大也居內仕也備則未爲備也而勿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臣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官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伐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居上位而不

淫臨事而栗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先樂事者後憂天子曰旦思其四海之戰戰唯恐不能入諸侯曰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攢之大夫士曰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廢人曰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君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遵之以道而勿彊也宮中雍雍外爲肅肅兄弟悻悻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外篇三省第十一九十二章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

磬琴瑟不在其中有親可畏有婦可歸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婦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諭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少而學老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而中絕之此三費也

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仲尼曰博而不學其貌其德敷其言於人也無所

不信其驕夫人也常以浩浩是以眉壽是魯參之行也夫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以此稱之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諸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曾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梨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曾子曰梨蒸小物爾

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靖馬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止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竦而外親二曰內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

呼天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由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友席未安

而歿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外篇忠恕第十二九十四章

仲尼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仲尼出明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魚實若
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仲尼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嘖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曰吾聞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
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
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義知之乎對曰
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女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
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
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君子
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
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若夫置樽俎列籩豆

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
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
子之居宮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
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
惰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
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宣悅此三者學而未
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
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曾子曰無內人之疎無外人之親也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
至而呼天內人之疎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
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壅不
塞穀既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其亡益乎

仲尼晝息於室而鼓瑟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
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激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
爲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沉則貪得之所
由施夫子何所感之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
子曰諾二子入問仲尼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

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
識諸曾子曰是閔子仲尼曰可與聽音矣
曾子曰是其庭可以博鼠惡能與我歌乎曾子從
仲尼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
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
言今夫蘭之本三年湛之以漉醢既成敬之則芴
之匹馬非蘭之本美也所以湛之者美矣願子詳
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
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道吾
聞反常移性者歆也可不信乎仲尼聞之曰
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有者固不窮
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仲尼曰與
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法
送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

子思子全書卷之一

新安西園汪棹編輯
提學蘭亭司馬堊校

內篇天命第一九十一章

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仲尼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仲尼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仲尼曰道其不行矣夫

仲尼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

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仲尼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仲尼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仲尼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

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浩之衽
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
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
變塞馬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仲尼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
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內篇鳶魚第二九九章

子思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
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
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
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
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
乎天地

仲尼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
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政而止忠恕違道不

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思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

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子思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仲尼曰父母其順矣乎

仲尼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
如此夫
仲尼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
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
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
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
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仲尼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
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
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未受命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
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
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
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
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仲尼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

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
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
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
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
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
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

哀公問政仲尼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

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

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

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

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

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註云此句在下故君子不可

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

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

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

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
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
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仲尼曰好學近
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
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
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
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
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
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

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
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
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
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
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
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
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
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
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

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殆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

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八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內篇誠明第三九十三章

子思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

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子思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子思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子思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始終

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子思曰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
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
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
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
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龜鼉蛟龍魚鱉生焉貨
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
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
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子思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
天優優大哉禮樂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
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
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
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仲尼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
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非天子不議禮不
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

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仲尼曰吾說夏禮祀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子思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故君

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求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子思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
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
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
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
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
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
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
尊親故曰配天

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
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
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
其孰能知之

子思曰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
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明然而日亡君子之道
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
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
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
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
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
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仲尼曰聲色之
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

外篇無憂第四九十一章

仲尼聞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脩
將奈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仲尼曰爾孺子

安知吾志子思對曰假於進善亟聞夫子之教其
父折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彼每思之所以
大恐而不懈也仲尼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
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仲尼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
由仲尼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區推數究理
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
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

寇退曾子及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孟軻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異地則皆然

子上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

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親說不與焉又何請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峻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鳥來於風草來於旗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愈盛矣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明學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處時則先事之而世謂子處仁愛夫

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也吾未喻其人之孰先
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
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
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走
夫舍玻璃婦女含珠瑱巷哭三月季孫不作矣子
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其故何哉子游曰
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
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
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

曰其然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
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
拜以授使者既授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
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
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一車焉或獻樽酒
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
是辭少以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

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爲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妄與如棄物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能以知知而不知能以知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泣清之也其爲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外篇胡毋豹第五 九 二十二章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夫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

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遊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彼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

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說乃各時也

魯人有公儀休者砥節勵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知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

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閔立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彼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則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彼縱不能討而又邀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

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子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将焉之子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曰主不肯而皆然也違不肯過不而自以爲論天下之主乎君子曰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則鳥曷爲舉矣子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

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為
賓主之儀焉子思曰及寄命以求度身以服衛之
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膳
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足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
之貺禮雖有爵賜人而不踰於父兄今重違公子
之盛旨則陷禮之一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
矣子思曰不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
吾未之聞也謹受教

公叔木謂申詳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
察也申詳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
答曰義也申詳曰請聞之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
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
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
詳曰其不知賢柰何曰有龍穆者徒好飾美辭說
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
公叔子交之橋子良脩實而不脩名為善而不為
人知已不撞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入也而公
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

不知賢也

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操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僕蓋自是臺無餽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說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外篇喪服第六九十章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

有悔焉爾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曾子謂子思曰彼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君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

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
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
曰庶民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
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
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
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
道污則從而污汲則安能爲汲也妻者是爲白也

母不爲汲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
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思居於衛魯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
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
柰何弗服子思曰吾出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
聞之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不爲之服寓
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
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反服明不二
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
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魯人有同姓而弗弔者人曰在禮免當弔不弔有
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曰吾以其疏遠也子
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
世之中有絕道乎子曰繫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
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君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
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姻不通忠篤
之道然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
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
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女子曰喪服既除然後
乃葬則其服何服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
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
之其虞也告服以行事也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孀婦女復子思聞
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
姓氏稱禮也

外篇魯繆公第七九十章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國可與乎子思對曰可公曰爲之奈何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室之惠輕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子思問於仲尼曰彼聞夫子之詔正信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無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仲尼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子任法

身死則法息嚴而無惠也若管子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魯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德嗣先君之業三年

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對曰以彼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敬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耳責之虛飾之教又非彼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願有惠百歲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

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
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
可乎公
曰諾

繆公問於子思曰立大子有常乎曰有之在周公
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
其弟是何法也子思對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
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
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而立其次權也曰苟得行
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曰聖人不以權教故

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
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
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
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群臣卜於祖廟亦權之
可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
教民者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
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
下爲亂也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申詳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
而王同譽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
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
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
退犬夷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
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歌得菽粟財
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
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

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
可以所爲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
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扶
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山之下燕民之東脩奔而
從之者三十餘乘一止而成三十乘之邑此王道
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
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
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

王王季文王此四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鉅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以此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守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義率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說斯道方不堪也子聖

人之後吾願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守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爲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故聞何焉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群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編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乎齊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

過諸侯各待于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見之然後覲方嶽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壽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敗逃以順陰義命史採民詩誼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所惡以知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星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堯在位則其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者則貶秩削土土荒民遊爲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爲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墜僻秦老身賢後傑在位

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于南嶽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於天子盟會霸王則亦告山川宗廟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嶽諸侯盟會不越鄰國斯其禮何以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

者則其禮與巡守朝會無變其不越於封境雖行
如在國陳子曰旨哉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
者淺之爲人也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霸吾國大人
衆圍帝何如子思對曰不可也君不能去貪利之
心曰何害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汩之人之性安
而嗜慾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者也
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爲者也達此則其利心
外矣

齊王戮其民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
吾忿故戮之以爲不足傷義也子思對曰文王葬
朽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斫朝涉而天下知暴夫義
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
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
不辜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
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外篇任賢第八十九章

子思問於仲尼曰爲人臣者莫不知任賢逸也而

不能用賢何故仲尼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也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對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懼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

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立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比不巳國無類矣子思謂衛君曰君國事將

不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

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削亦望其如此也子思對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猶非則君疏之大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其所以見親而取

所以見疏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君所以無非也衛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子思對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靡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對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筆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帛則君之府藏已盈而後又貧欲報君以善言則未合君志而徒言不

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達賢耳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爲曰必用以治政曰君弗能也曰何故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曰必以實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曰其父祖何也曰世農夫也衛君乃盧胡大笑曰寡人不好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宮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

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宮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爲賢才而問其世農夫因笑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攔氏子不孝其行如何子思對曰臣聞明君之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四封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不

潛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君
任軍於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
其才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
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太匠之用
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理而有數尺
之朽良玉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
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雞棄
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

謹受教矣

子思在齊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
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
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
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聖
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人道之常也若夫賢父
之有愚子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
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子留妻矣

衛公子交 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

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且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其所以明臧否立規檢脩匹夫行之時也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願先生談說之也子思對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

以後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臣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曰起之不善何也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色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於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三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教焉

外篇過齊第九 九十九章

子思過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側齊君指之而

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
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脩禮義富百
姓而後得寄幣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榮多
矣若無此鬚鬣非彼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有奇
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
臂望視或禿髮昏悽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為稱也
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先君生無鬚眉而
天下王侯不損其敬由是言之彼徒患德之不紹
不病毛鬚之不茂也

魯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
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脩善欲人知之
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
得者也若臣之脩善而人莫知則必毀臣是臣
為善而受毀也此臣之所不願而不可達也
雞鳴而起孜孜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也
如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
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

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唯太剛而傲不肯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肯故爲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摩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爲舌故不能事君

曾申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

則不愧於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之難得者也子如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視更以豕之半体則吞之矣子思喟然嘆曰鰥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織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宰所食不過充腹

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
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候思之晝夜行
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
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
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
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
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
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放堯舜
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
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
作欲以諭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
以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
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聞
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
之甚也樂朔不說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

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死於姜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亦謂子之辭乎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縣子問子思曰類曰問焉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焉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正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孟軻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命白侍坐焉禮甚敬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見人說而

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
過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
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
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
非爾所及也

子思子曰終身爲車無一尺之輪則不可馳
子思子曰繫於樂者重於憂厚於義者薄於財
子思子曰慈父能令子不能使知味聖人能悅人
不能使人必悅

子思子曰言而信信在言前令而化化在令外聖
人在上而遷其化

子思子曰君本也臣枝葉也本美則末茂本枯則
葉凋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不能者
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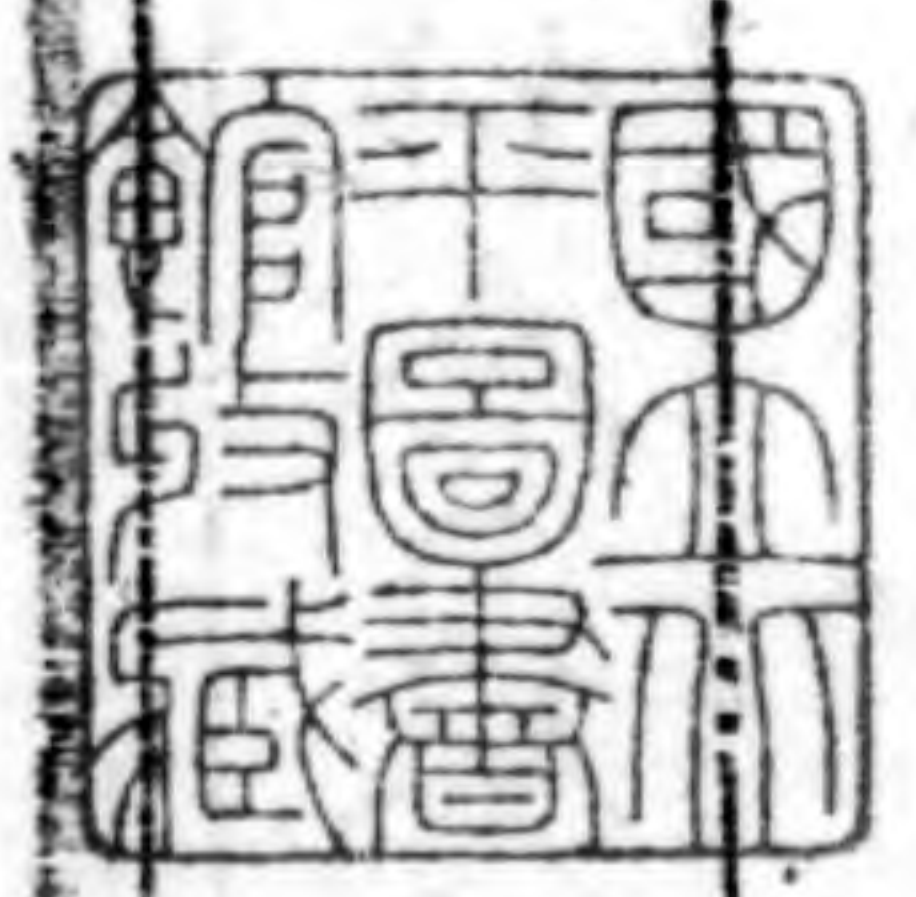
子思子曰見長不能屈其色見貴不能盡其辭
非也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
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

為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
臣切為言之迂也

續邑西園汪氏梓行

子思子全書卷之終



程